

# 在那《魔戒》传说的地方

紫贝

看到司机兼导游比尔 (Bill) 时，觉得在哪儿见过他，怎么长这么可爱呢？圆脑袋，圆肚子，一顶圆毡帽，两撇八字胡，满脸严肃煞有介事，但是动作太缓慢，让人把他的严肃不大当回事。想起来了，电影银幕上看到过，除了他手里缺一支长枪，或者一个烟斗。

在新西兰南岛已经租了车自驾，途中不得不节外生枝，插进跟团一日游。只有跟团，才能游览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米佛峡湾。一天时间，来回山路八九个小时，游玩至少两三个小时，自己披星戴月开车，不仅过度劳累，而且一步棋走不对，可能连救命的机会都没有。跟团以逸待劳，不是等待，是等待，避开锋芒，养精蓄锐。前提是这个团没有那些深深浅浅的购物潜规则，当时这问题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根本没有想过。倒是老比尔第一句话就给我们明确定规则，不可以称呼他“司机”，或者“嗨”，假如不叫他比尔，别怪听不到。后来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违反这个规则，也没见他吹胡子不搭理。

把车放在皇后镇宾馆，随老比尔从这个南岛名城出发。丧气的阴雨终于过去，这是一个“微阳初至日光舒”的艳阳天，阳光拂面如扇，远处的山岭看上去很舒服，躺在湖边享受日光浴，山不青，水不青，只要有点气，照样喜气洋洋。皇后镇的瓦卡蒂普湖是一串挂在山间的蓝珍珠，盘山公路蜿蜒曲折，一个 U 连一个 U，链子般虚而下，惊险程度像游乐场的过山车。

老比尔的大巴如游轮，沿龙戏珠，神出鬼没，到珍珠跟丢个招式，倏然而来。我坐在比尔身后，座位高出一截，把他的架势看得一清二楚。别看他走路慢，上旅游大巴台阶时更是一步一停，好像用力提肚子，但是他摸起方向盘的那个利索，漂亮得有把玩成分，手指忽而伸开，忽而拢上，胳膊肘忽而扬起，忽而放下，带着表演的夸张，像玩魔术的人，有些动作纯属花边，起装饰作用，看得我直乐。

出皇后镇不久，两地的山渐渐退到远处，路边芳草连天，靡靡春草色，牛羊缘四限，空气中的草香隔窗犹闻，雪白的羊群，埋头青草中，黑母牛不紧不慢在旁边踱步。这幅画没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劲刚毅，这是巴比松派的油画，轻云出岫，田园牧歌，不厚重宏大，让人想亲近，又觉得粉雕玉砌不真实。这一带是《魔戒》三部户外景拍摄地之一，举头抬眼处，常常似曾在影片里相识。老比尔非常自豪，不时指指点点评，嘴不停手也不停，把大巴开得飞快，没等我的相机聚焦，车过去了，结果我拍的牛羊照片大都朦朦胧胧。好不遗憾，如果自己开车，一定会停下。话说回来，参加这一日游，一半原因是治我拖泥带水的毛病。

车到第阿瑙大约走了三分二的行程，停在一家餐厅兼商场前休息半小时，进门有人往手里送购物打折券，新西兰的导游也挣外快吗？那时候尚不曾去云南，见到打折券没有谈虎色变的压力，乐得借机看看特产。第阿瑙镇居民不足两千人，而旅馆的床位有四千张，吃旅游业的饭。主要玩点是镇边的第阿瑙湖，湖大，面积 344 平方公里，样子也生得奇异，像半个身子的八爪鱼，靠镇子这边平直，另一边长出很多深湾湖泊，爪臂一样伸进峡湾国家公园，港汊密布，水道出没，浮在雪山下打扑腾。玩水项目很多，水产也丰盛，附近还有一处萤火虫洞，乘平底舟进去，可以在洞中观看“繁星”。我也曾设想游玩完米佛峡湾回这里住一晚，玩半天。但是无论如何都在纸上谋划，都分不出时间，只好跟老比尔在商场歇歇脚，买几样东西，对第阿瑙湖匆匆看一眼。不知道老比尔是否有购物提成，他好像不在乎，不问也不正眼看。

出第阿瑙半小时后，老比尔终于把车停在埃格林顿山谷，给我们照相的机会。山谷入口前，一川黄草离离，让人感到春意软弱。远处雪峰拦路，峰角奇崛如魔怪，兢兢虎视来人，此景在电影《魔戒》中见过很多次，坡上的山毛榉却是萋萋如烟，这景色常常在《魔戒》中出现。埃格林顿山谷别名为“山留下的大道”，山峰原来脉势连绵，这一段突然抽身而去，腾出一条山谷，从此允许人们平穿崇山峻岭，进入米佛峡湾，好像真有魔法。多看一会儿，看出黄草的好，社工部有两句人皆熟耳的诗，“黄鹤鸣翠柳”，“白鹭上青天”，黄，翠，白，青，四种颜色风生水起。这地方蓝天，白雪，绿林都齐了，如果有黄草，岂不四缺一。上车，公路从峭壁山峰间蜿蜒而过，埃格林顿河清溪潺潺，山花野草层出不穷。这后一句是听老比尔说的，他是否有根据不知道，没有看到花和动物，老比尔又说节气不是时候。

附近有一处名为“镜湖”，据说风静天晴时，湖面倒映雪山苍林，清晰如镜。老比尔停车，让我们参观时间。湖上倒影有一点，但影影绰绰，这个湖名不副实。再看，因为风吹涟漪，让镜子动荡不静，难以成象。此湖的别致还是样子呈 U 形，像牛轭，是典型的“牛轭湖”，本来和埃格林顿河连为一体，也不知道谁操纵，有一天埃格林顿河突然改道，撤下这个湖，“牛轭湖”就是

被母亲河遗弃的湖。娘嫌连累，镜湖自强自立，出落得楚楚动人，眼眸幽静，湖边的水草茸长，像一层密匝匝的睫毛，风过时忽闪忽闪，转瞬流精。水里内容也丰厚，盈盈一汪富水，盛产微生物，让众多动物绕湖不去。

我们夸这地方好，老比尔抿着嘴偷乐，唇上的两道胡髭像蝴蝶翅膀，抖一下，抖一下，心情挺不错。所以，过霍利福特山谷前，他再次让我们照相，说给我们加小灶。但车不停，是缓缓通过。马鞍形的霍利福特山谷，黑石猖狂入云，坚冰凝闭其上，犹如张开大口的凶神恶煞，鸷鸟不飞，猛兽踟蹰，人更不可靠前。这地方真不能快速，前面就是荷马隧道了，要跟在车队后亦步亦趋，趋也要压着步子，轻脚，不能轻心。荷马隧道长 1.2 公里，连通外界与米佛峡湾，隧道不长，但特别斜。从海拔 945 米的东口进去，以 1：10 的比例下坡出西口。不仅坡陡，而且道窄，不能两部车并驶，只能单行，一边进，另一边等，听信号灯指挥。隧道内黝黯，悬在顶上的单盏灯，被粗砺的花岗岩石壁压制，亮得光不称心。当年开凿隧道时，常常山崩雪填，难以愚公移山，即便这昏暗无力的照明灯，也是在隧道开通 50 年后的 2004 年才装上。

离开隧道后还是一路下坡，路是盘山十八弯，老比尔正好施展本领，两只手在胸前绕得有条不紊，像打太极。车到米佛峡湾前，停下游览“沟壑”(Chasm)，看热带雨林和瀑布。老比尔告诉我们转一周 20 分钟，他等在另一个出口。溪水边的热带雨林，树老叶绿，不仅叶绿，树干也绿，长一身老人斑，也有老得背脊半躬直不起腰。不听鸟鸣，不闻风飒，这大概是《魔戒》里的中土世界，已经半石化了，变成一幅没有生息的图。只有水声咚咚大作，我觉得老比尔说瀑布不准确，瀑布应该是高处流下的水，“飞流直下三千尺”，而这里的水在脚下，水流急但落差小，水声大但水流少，听了半天雷，看不到几滴水。水在哪里？水是一条河，汹涌澎湃，但是被吸进岩石的坑洞沟壑里，时隐时现，岩石多而怪，石上全是凹洞窍孔，所谓沟壑也。“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为了验证《水经》上的这句话，苏东坡曾乘舟夜临石钟山下，探到大石“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的奇景，这景让我们在沟壑遇上。不同的是东坡先生的水石之声像音乐，沟壑的水石之声是搏斗，这水一边怒吼，一边冲破岩石封锁，流入米佛峡湾。

与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米佛峡湾比，这一路上的景色都是铺陈，一咏三叹，为鸿篇巨制的米佛峡湾打造声色。说来庆幸，差点和米佛峡湾失之交臂，除了行路远，行路难，也因为几年前去过加拿大纽芬兰岛的西布鲁克峡湾，对峡湾的向往有些迟钝。幸亏选择这个一日游，来后才知道，此峡湾非彼峡湾，峡湾都像魔幻世界，神奇玄虚，但如果西布鲁克峡湾是一个三段小神，能飞沙走石带起一股黄风，变个树桩石头博人一惊，米佛峡湾就是九段大师，法力旷世神鬼莫测。

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西布鲁克峡湾早已离开海洋，成为一个淡水湖，水不深难藏蛟龙，水不狂难掀惊涛。此外，西布鲁克峡湾岩壁海拔 600 米，米佛峡湾的巅峰高达 1692 米，西布鲁克峡湾矮大半截，山不高难莽麒麟，山不深难聚厉飙。米佛峡湾山高接雪，水远通海，云雾更诡谲，水流更莫测，被联合国收入世界遗产档案。两个峡湾的来历倒是大差不差，都是冰川的杰作，冰川割山切岩，占地圈疆，折腾够了销声匿迹大撤退，留下扑朔迷离的峡湾。

游峡湾必然要游船，从老比尔手里接过票往码头走。今天艳阳晴空的天气非常罕见难得，米佛峡湾是世上最湿的地方，一年三百六十天，两百天下雨，年降雨量 6813 毫米，雨中的峡湾奇象被传得神乎其神。有人大概不认为晴天可贵，前两日饱览雨中风光，这大太阳是我们的运气，好像赶上魔头索伦闭眼打瞌睡。

峡湾入口处，两座山一前一后迎面相靠，像一个娘生的亲兄弟，后边那座大一号年长几岁。船上导游介绍，后边的那座就是米佛峡湾的标志，1692 米的麦特峰。从码头看，两兄弟脉脉相连，身躯都有两向人皆熟耳的诗，“黄鹤鸣翠柳”，“白鹭上青天”，黄，翠，白，青，四种颜色风生水起。这地方蓝天，白雪，绿林都齐了，如果有黄草，岂不四缺一。上车，公路从峭壁山峰间蜿蜒而过，埃格林顿河清溪潺潺，山花野草层出不穷。这后一句是听老比尔说的，他是否有根据不知道，没有看到花和动物，老比尔又说节气不是时候。

附近有一处名为“镜湖”，据说风静天晴时，湖面倒映雪山苍林，清晰如镜。老比尔停车，让我们参观时间。湖上倒影有一点，但影影绰绰，这个湖名不副实。再看，因为风吹涟漪，让镜子动荡不静，难以成象。此湖的别致还是样子呈 U 形，像牛轭，是典型的“牛轭湖”，本来和埃格林顿河连为一体，也不知道谁操纵，有一天埃格林顿河突然改道，撤下这个湖，“牛轭湖”就是

瞥的条条肌肉历历可见。天晴好，不用雨伞穿雨衣，船头船尾潇洒来回跑，看得过瘾，拍照片更过瘾。

水道变得宽宽，好像进入展厅，船也徐徐，边走边看两壁的瀑布展。米佛峡湾的瀑布多可几十上百条，少则只有两条，全凭天气雨水的即兴，雨天是瀑布的赶集日，晴天她们在家赶活计。几步之内的博文夫人瀑布是米佛峡湾的两位永久居民之一，其他瀑布流动人口，多姓名不详。这条瀑布因新西兰第五任总督夫人迪安娜·博文得名，据说这位夫人生得婀娜多姿，想象中她应该穿裙子，细腰楚楚，长裾曳地。而这条瀑布像现代女郎的街照，手插西裤口袋，很随意的 pose。

大晴天瀑布数量有限，但也有不少突如其来，水流无缘无故从树丛或石头上冒出来，直行也有，曲行也有，独行也有，并行也有，来无踪，去无迹，随意改头换面，让人不好登记。仙女瀑布与众不同，不知是不是思凡心重，不拒途远，从山顶一路下来，顾长窈窕，行如摆柳，来的次数多了，已经上临时户口。临时就是不固定，她会悄悄离开，突然回天官不露面。新娘面纱瀑布也是临时户口，也许米佛峡湾的风鬼怪，也许面纱过于轻渺柔软，风吹时，面纱半卷，也许是新娘吹出的一口兰气吧，因脸被蒙得难受。这条瀑布对面是著名的海豹岩，一块大石头平坦如床，十几只海豹横躺竖卧，冷不丁伸一下脖子，卷一下尾巴，然后又舒舒服服躺下，不摆姿态，不施技巧，一副大牌的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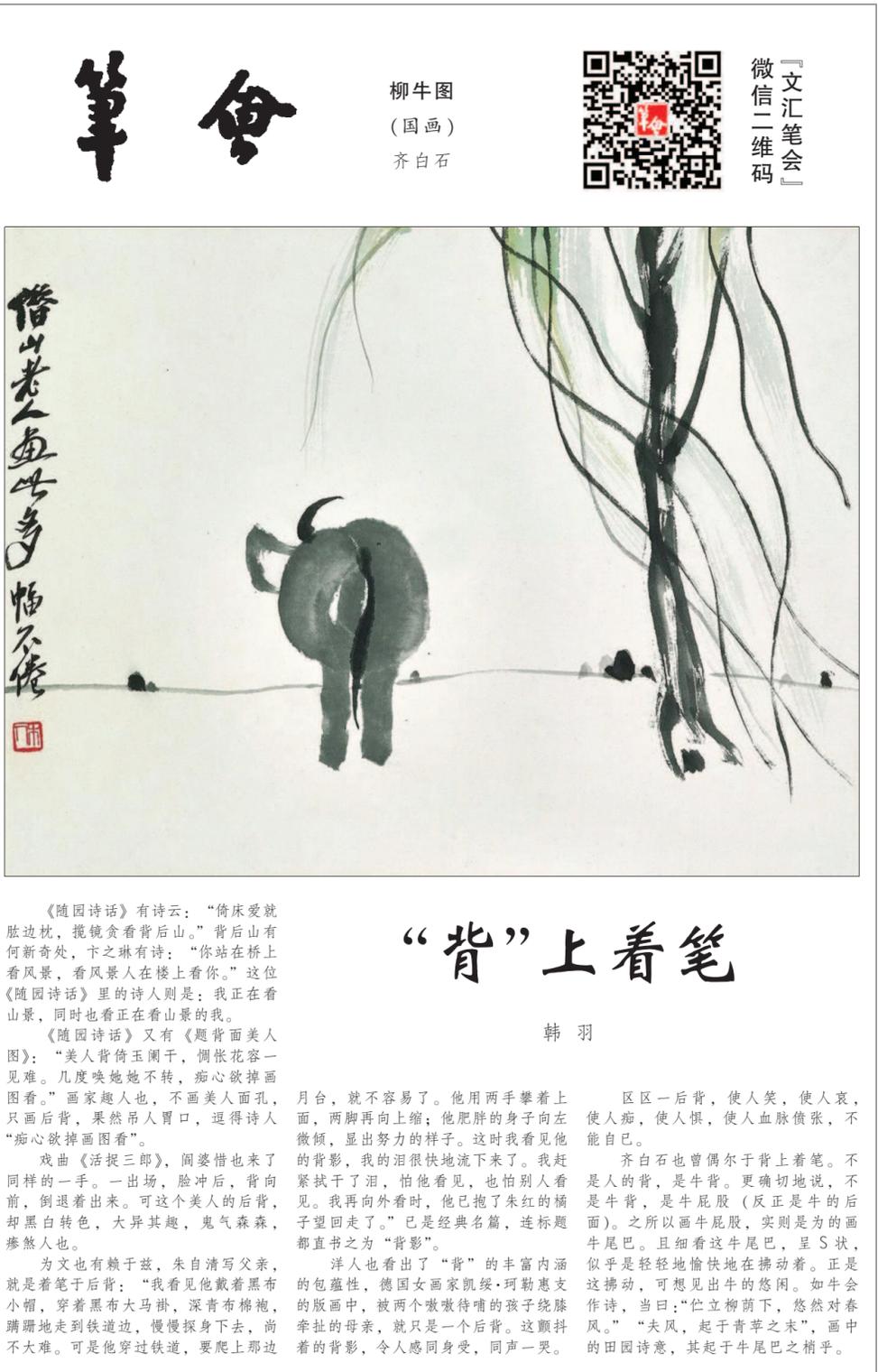
斯特林瀑布是另一条永久居住瀑布，远处看，这条瀑布具有无可挑剔的古典美，从背景出身，到容貌修养。瀑布挂在象山和狮山两座大山中间，U 型凹处，山是侯门深院，仆从如林的，瀑布是修条玉立的怡红公子。换个说法也许更合适，缀发连烟的高岭翠嶂，是一个资深乐队，瀑布是旷世不遇的提琴神童，舞台天造神设，乐队修炼千年，等你来神童出场演奏，这个画面只需看一眼，即刻心静如秋水，世界万籁俱寂，只有自己的呼吸声。斯特林瀑布虽然是巨星，却平易近人，直条条落下，身边

没有岫岩茂林保缱绻的围栏，让游船贴近靠前。到跟前，船身一个急转，甲板正对瀑布，一切飞溅翻卷而下，荡了游船，湿了衣衫。游人又惊喜，一边奔逃一边大笑，逃远点再看，瀑布像一斛珍珠倾泻，水面一层银白格网，像翡翠碎裂的纹路，白居易写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这里的珍珠太大太猛，震裂了玉盘。

来到戴尔角，米佛峡湾最窄的地带，两岸相距只有 200 米，是峡湾最宽处的十分之一，游船几乎擦岸而过，刺激情绪。转过戴尔角更刺激，峡湾豁然大开，到塔斯曼海了，沧海渺渺倒灌峡湾，据说从海上看峡湾，群峰错列，入口诡谲飘摇，隐不可测，当年大探险家库克船长走到这里时，心里也没底，到跟前看看峡湾，调转头往海上开走了。

游船不出海，也调转头，往峡湾开。天空蓝得澄澈细腻，吹弹可破，白云若絮，皑皑浮空白雪山头，使凌厉惊颤的层峦叠嶂瑞气温煦。涧水绿如翡翠，喜欢这种水润的豆绿翠色，水不是玉，帝王绿不好，有生腐的嫌疑。环顾四周，这里显然不在魔头索伦的控制下，没有雷滚雨飘，风怒云奔，没有日潜山狩，浪涌船荡，没有岩浆崩涌，鬼怪咆哮，没有杀气腾腾，连耳语的神秘也没有。那个邪恶的魔戒已经熔于末日山的岩浆中，索伦的阴魂已与魔戒一同灰飞烟灭。今天米佛峡湾的掌门是甘道夫，白眉白须，白衣白靴，在一片紫竹苑圃和友人对阵。

从米佛峡湾往回赶，四五个小时的山路，老比尔说大约晚上九点到皇后镇。起床早，我大半天时间在睡觉，一车人全睡意熏熏。长途开车容易发困，同车人睡觉容易传染，而每次我睁开眼，老比尔都把方向盘转得神气活现。这会儿没人看他表演，应该是他自己喜爱，说敬业也行，不需要购物提成和小费鼓励。皇后镇快到了，看不清屏环紫竹的山脊，但从窗外闪过的烛影灯桥，从车身婀娜的大幅转弯，知道大巴回到皇后镇穿一个 U 挂一个 U 的大道上。只管闭上眼，由老比尔在夜色下游龙戏珠。



柳牛图  
(国画)  
齐白石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

## “背”上着笔

韩羽

区区一后背，使人笑，使人哀，使人憾，使人惧，使人血脉偾张，不能自己。

齐白石也曾偶尔于背上着笔。不是人的背，是牛背。更确切地说，不是牛背，是牛屁股（反正是牛的后面）。之所以画牛屁股，实则是为的画牛尾巴。且细看这牛尾巴，呈 S 状，似乎是轻轻地愉快地在拂动着。正是这拂动，可想见出牛的悠闲。如牛会作诗，当日：“伫立柳荫下，悠然对春风。”“夫风，起于青草之末”，画中的田园诗，其起于牛尾巴之梢乎。

日本的旧，是千年的手指缝中漏下的沙砾，一把细碎，还是耀眼。它的旧，有时候是大半座城市，京都、奈良、镰仓、金泽……有时候只是一座寺院，一个茶碗，一匹暖帘。

新与旧有时隔着千年、百年，有时只隔着地上一条斑驳的铁轨，或者天空里寂寞的蜘蛛网线上的街道。

而日本的洋与和，它们最近的距离在一碗茶和一杯咖啡之间。自遣唐使把中国茶种带进日本之后，茶道已经有七百多年厚重的历史，咖啡却很轻盈，明治维新前后才从欧洲进入日本，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但此地的咖啡与茶仿佛从未有过空间的隔阂，一直相安无事。

去过的许多日本小城，都是如此的新旧纠缠，和洋交错，层层斑驳里或许深藏着一段段传奇；一个看似普通的民居中或许也曾发生过改变历史的奇迹。

走出古城金泽 JR 车站，第一眼就是高大而气势恢宏的传统木建筑混搭钢筋玻璃的“鼓门”。它被美国地理杂志评为最美火车站，但这个有着很强视觉冲击力的现代造型在落成时，就有大量质疑的声音——以金泽本地传统芸能大鼓为灵感搭配现代材质，体量巨大的造型设计和古意小城是否匹配？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景观确实对从旅行指南开始编造历史幻觉的游客有很强冲击并使其产生疑惑，我也是在发现金泽的内里后，再次从“鼓门”车站离开时，才体会到设计者对金泽的理解。

这个有近五百年历史的小城，古老的核心区金泽城石垣和兼六园的转角就是实验味道很重的金泽 21 世纪美术馆，那天乘巴士的时候，眼前一开，远山的眉间云漫如诗，天空也银蓝清媚，不禁呆了半晌；时尚森林坊背后一大片弯弯折曲的民居里，保留着历史久远的环城活水渠和武家之地——以为是“小京都”的金泽原来是武士文化重地，与京都的贵族文脉完全不是一路。小说家五木宽之的《朱雀的墓》以东茶屋街为舞台，西茶屋街上，黄昏里和服女子袅袅远去的背影安静如水；集合了四十多间寺町寺院里修行者的虔诚专注、讲师的慈安平静与车站商店街里滚滚的万丈人流……这个小城，就是这样同时蕴藏着平静与激烈，单纯与丰厚，洋气与古意，商业与日常。

而在此地最重要的行程，是怀着朝圣的念头去铃木大拙馆（第一个向西方传播日本禅宗的“世界的禅者”铃木大拙在金泽出生）。一路在

# 铃木大拙馆，金泽的一首禅诗

石磊

拙拙馆名字上为什么没有“纪念”两字，以致几次错过。

铃木大拙馆的设计师来头很大——谷口吉生，留学哈佛设计研究所，日本文化勋章的获得者。其父亲谷口吉郎也是日本著名的设计大家。父子两人共同参与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之东洋馆是谷口吉生的代表作，古典清丽；谷口吉生设计的法隆寺宝物馆内部气势恢宏，深邃悠远，他的其他作品如资生堂美术馆、土门拳纪念馆和纽约现代艺术新馆 (MOMA) 等都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建筑气质，正方形形制，风格简洁。

似乎如同禅的博大精深，不立文字的修行方式，铃木大拙融合了中式回廊、日本茶室建筑风格 and 西方现代建筑的结构根骨。从玄关之庭开始，就好像有着只可意会难以描述的禅意气息。玄关，一边是种植榆树的小小庭院，另一边是幽深绵长的通道，通道尽头是铃木大拙的一张大黄肖像照片。随后进入宁静的展示空间，里面陈列着这位向世界传播日本禅的思想家、哲学家、学者生前各阶段的照片和出版物，灯光寂静，晕黄，清淡，如金泽寺町寺院群街道上散落的人影。之后进入学习空间，又是安静的茶室书房，除了正前方的日式小庭院透着小片的阳光与绿意，整个房间依然是静寂且不明亮的，留着谷崎润一郎式的阴影。左侧书架上是各种译本的铃木大拙著作和研究介绍他的书籍，右侧有古挂轴、供瓶，也无围栏，看着根本不像展品，朝圣客可以走马看花而去。而有心留恋的，可以在正对着庭院的长桌边坐下。听小庭院里流水的声音，翻阅书页的声音，四下安宁，忘怀岁月。

穿过长长的回廊，最后来到“思索空间”。停留在带着日本茶室元素特征的素白白色主体建筑的小门前，面对的是象征金泽石垣与水景的组合，明镜一般透彻。恍如被冥渡过水面，间断性地突然会有如鸟儿一样冲出的水流，像是一把阳光落下来砸在水面的反射，一下又消散无影。

从进馆之初“玄关之庭”里清瘦的榆树，到学习空间的“露地之庭”，最后到思索空间的“水镜之庭”，设计师以独特的建筑语言传递出东方人与自然之间融合的关系，以及从头到尾的个人体验。

这也许就是取名“馆”而非“纪念馆”的意义所在吧。这个馆不是一个面向过去的纪念之馆，而是朝向未来的思考的场所，可以带给朝圣者与浮躁的现世片刻的疏离与远望。由中国六祖慧能的南宗禅而来的日本禅宗各派，修禅方法虽有差异，但都提倡日常生活修行，衣食住行都是修禅的一部分。铃木大拙在欧美生活工作二十多年、最后回到日本的生命旅程中，最伟大的贡献是将重视视觉、自我体验的东方思维带入重逻辑的西方思想中。他在《禅学入门》中说过，“禅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内心内的活动接触，不依靠任何外部的附加物，它的中心就是生活。”禅不是建筑在逻辑与分析之上的，禅就是心的整体。

禅宗高深，无法言传。这一次，通过这个安静却有力量建筑，从三个馆，尤其是三个庭院空间的设计中的光与阴影、宁静与活力、内在与外在的关照，给了我许多启示。一个伟大禅师的纪念之地成为禅修之地，是设计师的慧心，怕也只有如此，才能呈现禅的精神。

走出铃木大拙馆，四周就是金泽地区普通的民居群，如潮水的日常琐碎汹涌而来。以普通人可以体验的维度设计的伟人的思想家，此刻却依然在心里，伟巨古中的一个微笑。